

楔子 驅邪現場

神壇上的神像提著大刀，俯瞰凡間百姓，臉上充滿正義之色，姿態威風凜凜。煙火裊裊，檀香的味道充斥在鼻間，不大的空間裡氣氛無比詭譎，幾個成年人的視線全落在穿著道袍的中年婦人身上。

只見她瞇緊雙眼，手執三炷清香、雙臂高舉過頭，對著神明喃聲低語，豆大汗水自她額頭冒出，順著臉頰往下滑，滑入略黑的脖子之後滲入衣襟，沒多久功夫，灰色道袍濕得幾乎能掐出水。

她維持這個動作已經很久了，久到厚實的手臂略略顫抖，她的眉心緊蹙，彷彿在抗拒什麼似的，兩道淺淡的眉毛皺成蟠曲的毛毛蟲。

神桌前方，十三、四歲的少女坐在一把太師椅上，沒有繩子綑綁卻像被什麼給控制住，在尖叫與強烈的反抗仍然無法離開椅子之後，她死心了，閉上眼睛、垂下頭顱，粗糙毛躁的長髮掩蓋她蒼白瘦削的臉頰，身體不斷地前後搖晃。

女孩的母親握緊拳頭，咬住下唇，恐懼焦慮幾乎將她吞噬。

整整三個月過去，她早已心力交瘁，女兒的狀況搞得她六神無主，這段時間大小醫院跑遍、能看的醫生全都看過，到最後的結果竟然是女兒精神異常。

怎麼可能？她拒絕這個答案。

精神病是長時間的積累，絕對不是一天就生病的，肯定能夠在平日的生活中發現異常，但女兒一直積極正向、開朗大方，朋友多、人緣好，個性體貼又善良，這樣的孩子看不出半點問題。

最糟的是，醫生的藥對女兒半點用處都沒有。

這三個月裡，每到凌晨一點她就會突然睜開眼睛，從床上爬起來，搖頭晃腦說著沒人懂的話，她眼睛往上吊，表情扭曲，在一番扭動後就想開門往外跑，發現他們把門鎖緊後竟想跳窗離開，他們家可是住在九樓啊！

然最教人害怕的是，她不知道哪來的怪力，即使自己和丈夫合力也拉不動她，有一次差點兒讓她墜樓了。

夫妻倆求助無門，到最後只能讓她睡在爸爸和叔叔中間，並且等她一入睡就用繩子把她綁在床上。

他們是基督教家庭，不拜佛、不拿香，但眼下的狀況讓夫妻倆焦頭爛額，最後只能聽取鄰居的建議來到這裡。

她已經沒有其他辦法了，情況再發展下去，就該輪到他們夫妻去看精神科了。

看著女兒，她握緊雙拳，心底焦灼不已。

燦亮亮的陽光灑在地上，天氣明媚、空氣舒爽，宮廟外的那棵榕樹開滿了花，成熟的果實掉在地上，一群小麻雀吱吱喳喳聚集在樹下啄食，熱鬧非凡。

分明是晴朗的好天氣，但宮廟裡面卻陰涼冰冷，教人不寒而慄，她下意識輕撫手臂，想抹平皮膚上的雞皮疙瘩，但抹去一層又浮上一層，接連不斷。

令人感到壓迫的宮廟裡沒有一絲風，但掛在窗口的風鈴卻輕輕顫動，隨著一陣陣清脆聲響流出，眾人目光聚集，寒意升起。

漸漸地，風鈴聲變得激烈刺耳，不自然的搖擺角度彷彿有人用力扯著它，這種無

法用科學解釋的現象讓人們深感恐懼。

這時突然砰的一聲，好像有人一把抓住供桌前後上下晃動，隨著震動加大，擺在上面的供品掉落，水果一路滾到牆邊，裝著茶水的杯子跳起來，在撞擊之後翻倒，水漬順著桌沿往下淌。

一旁的助理看見這幕趕緊上前扶住搖晃不止、即將倒下的蠟燭，然下一刻蠟燭莫名從中間折斷，直接掉到助理手背，被火燒的灼熱感讓他直覺反應把蠟燭甩開，蠟燭就這麼掉在桌面的那灘水裡，熄滅了。

突然，女孩把頭抬高，張開眼睛，暴怒的雙眼裡不見黑瞳，只有灰白色的混濁眼珠死死盯住道姑後背。

「去死！」女孩叫喊，發出來的卻是男人的聲音。

旁觀者嚇得連連倒退幾步。

與此同時，水果、茶杯、蠟燭、經書……所有的東西瞬間飛到半空中，下一刻就朝道姑砸去，但道姑周圍好像有盾牌保護著，東西飛到她身後三十公分處紛紛自動掉落。

只見她不疾不徐把手中的三炷清香插進香爐裡，緩緩轉過身，她雖然閉著眼睛卻彷彿能看見似的，手掌橫過抓起掛在牆上的桃木劍，上前幾步在女孩身前舞動。

女孩害怕地往後縮起，卻還是不時朝道姑怒聲吼叫，灰色的氣體從她的嘴巴噴出，腐爛的惡臭味瀰漫在空氣裡。

長劍猛地往女孩胸口刺去，道姑厲聲大喝，「退！」

女孩仰頭，全身痙攣，她痛苦地扭動身體，發出老人般的低沉怒吼，叫喊聲讓窗上的玻璃不斷震動，桌子、椅子、香爐晃個不停，天花板上吊著的宮燈一圈圈不斷打轉，彷彿出現八級地震。

綑著金紙的塑膠紅繩繩斷，明明外面榕樹的葉片靜止不動，屋裡卻颳起陣陣陰風，帶起金紙轉動，金紙圍繞著道姑旋轉繞圈，把她包圍在裡面、阻擋了視線。

咻地，一張椅子憑空飛起、朝道姑的頭撞去。

周遭人們眼睜睜看著這幕，嚇得手腳冰冷、呆在原地，眼看木椅就要撞上道姑，桃木劍驀地從金紙旋風中穿出，一把挑開木椅。

與此同時，圍繞她的金紙瞬間失去動力，紛紛落在地面上。

腳一跨，道姑氣勢十足地站在鋪滿金紙的地板，冷眼看向女孩，長劍再指，高聲怒喊，「退！」

女孩小小的臉以肉眼看得見的速度漫上一股黑氣，太師椅連同她的人飛離地面十公分，但道姑將桃木劍壓在女孩的肩膀，她瞬間連人帶椅落回地面，她不斷奮力企圖飛高，卻始終被桃木劍壓制，椅腿就這樣不停撞擊著地面，發出沉悶的聲響。

一條條青筋從女孩的脖子蔓延到臉部、額頭，像藤蔓般不斷攀升……她的雙眼密佈紅絲，眼角滲出兩行鮮紅色的血淚。

女孩的母親嚇壞了，她死命摀住嘴巴，聲音卡在喉嚨發不出來，不敢相信她的女兒怎麼會這樣。

一聲暴吼，女孩終於掙脫無形的束縛，從椅子上跳起來，她雙膝跪地，匍匐在道

姑身前，繞著道姑轉圈，咧開嘴巴不斷朝她咆哮。

道姑不但沒有退卻，反而朝她走近。

女孩猙獰的笑聲充斥在耳朵裡，令人不寒而慄，下一瞬她雙腳發力朝道姑撲去。

道姑一直注意著她的舉動，此刻凜冽了目光，咬破舌尖，手指在桃木劍上迅速畫下符咒，噴出口中鮮血，點點腥紅一沾到女孩臉上，青筋飛快消散。

道姑伸手擒拿，女孩卻轉身往敞開的大門奔出。

女孩母親連忙上前阻攔，突如其来第六感告訴她，如果讓惡鬼把女兒帶走，她就再也見不到女兒了！

沒想到她剛挺身上前，女兒手臂一揮，直接將她擋飛，幸好助理眼疾手快上前將她接住，兩人幾圈翻滾後被一堵牆給擋住。

女孩繼續往外衝去，速度之快讓人猝不及防，道姑抓起桃木劍追上前。

兩人一前一後衝到榕樹下，道姑看見前頭停著一輛車，當即大聲喊道：「阿笠，抓住她！」

剛下車的周笠聽見立刻一個箭步上前，右腿掃過去，女孩被他橫掃在地，但是一個俐落的後滾翻之後繼續往外逃。

想從他手下脫身？太看不起人了！

周笠使出擒拿術，幾招過後終於把她制服。

這時，一股黑霧從女孩身體鑽出，道姑搶身上前拔開腰間的葫蘆蓋，一陣咒語過後，黑霧被收進葫蘆裡。

附身惡靈退去，失去力量的女孩不再反抗，癱軟在周笠身上，他打橫抱起女孩，送進宮廟裡。

女孩的母親還在發傻，但她知道不一樣了。

從女兒跑出宮廟那一刻，屋裡那股令人感到壓抑噁心的氣氛迅速消失，雖然東西掉落一地，滿目狼藉，但空氣清新了，感覺舒服了，敞亮的光線從窗口照進屋裡，陰冷寒涼的感覺不見了。

周笠看一眼婦人，把女孩重新放回太師椅上，婦人立刻上前抱著女兒。

沒多久女孩清醒，明亮清澈的眼睛漫上一層水霧，可憐兮兮地望著母親。「媽媽……」

婦人再也控制不住放聲大哭，她確定自己的女兒回來了。

道姑走到女孩身前，手心貼在她的頭頂上微瞇雙眼，念過一段咒語之後，彎下腰對上女孩的眼睛，認真說：「以後不該去的地方就別去，冒險沒有你們想像的那麼好玩，這次妳運氣好，救回來了，下次不見得會有同樣的幸運。」

一聽，女孩明白了，眼淚滑下，哽咽道：「知道了，我以後再也不去危險的地方。」

道姑點點頭，轉身對婦人說：「今年她運勢不好，盡量別讓她靠近水。」

「好，我會記住，謝謝師父，今天太感謝妳了。」

「沒事，回去好好睡一覺，多吃一點，把肉補回來。」道姑露出溫和的笑容，安撫了母女倆。

婦人送上紅包之後，扶著女兒離開。

道姑看著兩人的背影，苦笑道：「現在的年輕人腦袋裡不知道在想什麼，希望經過這次的教訓能夠學乖。」

助理彎腰收拾著掉落滿地的東西。

道姑看一眼周笠，這傢伙出現都沒好事。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有個證物，案情已經真相大白，但阿飄附在上頭不肯走，姑姑能不能幫個忙？」

不知道他在想什麼，一天到晚把那輛車弄出動靜，嚇得警察同仁經過時都戰戰兢兢，最近越鬧越凶，連附近的居民都被嚇到，緊接著那些無聊的網紅就開始拍影片，大力散播鬼故事，搞得最近警局成了熱門打卡地點。

「你去摸他兩下，他就魂飛魄散啦。」

葫蘆裡剛裝進去的這隻是她心地善良，想把他收起來超度一番，助他重入輪迴，要不然被還控不住自身能力的周笠一掐，瞬間就得煙消雲散。

「那隻阿飄很可憐，生前被人殺死，要是死後還要被我掐到魂飛魄散，那也未免太倒楣了。」他也很無奈。

「每次都要你姑姑做白工，還真是孝順啊！」道姑斜睨他一眼。

「積功德咩，拜託啦！」

道姑撇嘴翻白眼。「我這兩天沒空。」

「姑姑什麼時候有空，我來接妳。」

道姑沒有回答他，只是站在門邊，看著外頭藍得耀眼的天空，淡淡笑開。

第一章 詭異的作祟

陽光自窗外射入，半開的窗簾佈滿灰塵，所有的家具全都密密實實地蓋上白布，兩個行李箱靠在牆邊，顯示屋主正準備遠行。

整間屋子安靜得讓人心頭微慌，所有的窗戶緊密關上，但不知道從哪裡吹進一股森冷陰涼的風，打破房子裡凝滯的空氣。

「喀擦。」

門把沒有扭轉，門卻逕自打開，白皙透明的手指從門外伸入，掌間握著一面黑色旗子，旗子上頭畫著難解的符號，莫名地令人感到詭異。

門以極為緩慢的速度被推開，滿身縞素的女子走進來，她在客廳停留許久後走入臥房，目光四下梭巡，像在尋找什麼，但是沒有，客廳、寢室、書房、廚房……每個空間都沒有她要尋覓的東西。

去哪裡了呢？她迷惘的臉上掛起一縷哀傷、一絲憤怒。

最終，她停在行李箱前，抬手，啪的一聲，行李箱倒下，拉鍊鬆開，裡頭的東西掉了出來，有衣服、保養品、鞋子還有一張合照。

照片裡是兩個穿著同款衣服、鞋子，還拿同款包包的女子，她們勾著彼此的肩膀臉貼臉，動作親暱笑容可掬，雖然面容不年輕了卻依舊美麗，成熟的韻味讓她們看起來分外動人。

她的注意力被照片吸引，蹲下身，慢慢地拉開笑容，淡淡的甜、淡淡的幸福愉悅，她看著她們的臉，她們衣服包包，最終目光定在兩人的高跟鞋上。

那是 MiuMiu 的黑色綢緞高跟鞋，鞋跟像倒放著的高腳杯。

腳是很重要的器官，必須分外珍惜，所以挑選鞋子要慎重，要方方面面、每個細節都注意到，這款鞋……很好。

牆壁上的時鐘仍然走動著，指針緩緩滑過刻度。

在指針的引領下，太陽落到另一邊，天黑了，但她依舊維持同樣姿勢，一動不動，時間彷彿在她身上凝結。

這時剛買下房子的新屋主和裝潢設計師走來，發現大門是開著的，兩人對視一眼。

「是舊屋主來拿行李了吧？」新屋主猜測。

「她手上還有鑰匙？」設計師問。

新屋主皺皺眉頭，「不確定，先進去再說。」

兩人進屋、關門、開燈，驟然出現的光線讓女子抬起眼，視線落在兩人身上，片刻後她搖頭，不是啊……

新屋主發現行李箱東西散落，驚呼。「這難道是小偷摸進來了？」

「先別緊張，等一下我們去警衛室調走廊的監視器。」

「好。」兩人彎腰把東西塞回行李箱，拉好拉鍊。

設計師說：「材料就要進場，不管什麼情況都還是先把鎖換了吧。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行李箱送到警衛室託管，免得東西掉了你還要負責任。」

「是該這麼做。」新屋主點點頭。

舊屋主說要暫時寄放幾天，可都兩個多月過去了還沒來拿，太奇怪。

「走吧，去看看主臥，看哪裡還想變動。」

「我想讓阳台那邊可以養花，看要砌個小花壇還是有其他替代方案……」

他們邊說邊往屋裡去。

望著兩人背影，女子起身，手裡牢牢攥住那面黑色令旗，門已經關上，女子彷彿沒看見般繼續朝門走去，她逕直穿過門，空氣裡留下一抹淡淡幽香……

下課鐘響，學生紛紛走出校門，他們背著沉重書包，有的鑽進父母親車裡，有的低頭繼續往捷運站走去，三三兩兩的或交談或沉默。

台灣的高中生很辛苦，他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，面臨即將到來的選擇，對他們而言下課不代表一天結束，反而是另一波學習的開始，大部分學生會找時間盡快填飽肚子，往補習班聚集。

宥慈也是，但她不敢吃飯，咕嚕咕嚕喝下幾口水後就背起包包飛快走進捷運站。

搭車時她沒敢休息，打開英文課本，邊複習單字邊想著早上和媽媽的爭執。

對於未來她非常猶豫與痛苦，媽媽希望她以優異的成績進入醫學院，學長姊認為程式設計在就業市場上可以獲得較多的就業機會與薪資，但她不想念醫，也不想念電機或資訊工程，她更想踏上舞蹈這條路。

她很清楚工作是一輩子的事，倘若未來幾十年自己必須坐在辦公室，做著痛恨的事，一定會很辛苦吧。

這時候她特別羨慕姊姊，因為姊姊的媽媽給了她百分百的支持。

想起姊姊，宥慈彎下眉毛，勾起甜美笑臉，翻出手機給姊姊打電話。

「姊，在忙嗎？」

「還好，有事？」

宥靜的聲音非常溫柔，跟她的人一樣恬淡、溫暖，會讓身邊的人感覺舒服，這個特質讓宥慈每次遇到問題就直覺想找上姊姊。

耳朵貼著手機，鼻子發酸，她用力吸兩下鼻子，猛搖頭。「沒事，就是想聽聽姊姊的聲音。」

受委屈了？是啊，阿姨的態度實在讓人招架不住。

「阿姨說的話妳別放在心上，她只是太過心急。」

學測將至，家中有考生的父母都會變得焦躁不安，尤其是宥慈這種成績十分優秀的學生，多年熬煉且看今朝，能不能一舉首登龍虎榜，十年身到鳳凰池，這幾個月是關鍵期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早上她和媽媽大吵一架，起因是媽媽看見她在收拾舞衣舞鞋，二話不說就搶走她的舞衣舞鞋，恐嚇她不許再去舞蹈教室。

她脫口而出，「媽媽答應過，只要我的成績維持在全校前十就能繼續學芭蕾。」

媽媽被堵得找不到話反駁，只能用身分壓人。「不許去，馬上就要學測了，我是媽媽，我說了算！」

「如果這樣，我考幾名都沒關係了對不對？」

媽媽被她這句話氣得到處找棍子，她想也不想搶走媽媽手上的舞衣塞進包包，早餐都沒吃就背起書包往外跑。

宥靜也沒吃早餐，衝出家門追上她，給她塞了五百塊錢，攬住她肩膀溫聲說：「晚上下課姊去舞蹈教室接妳，帶妳去吃好吃的。」

她悶聲說：「我可能會被董老師留下來，最近狀態不是很好。」

「董老師對妳的期待很高。」

「她希望我能順利通過 R.A.D 的等級考試。」

「會的，妳很努力，姊看好妳。」

想到這裡，宥慈悶悶地說：「姊，是不是長輩都認同的才是最穩當、最好的路？」

宥靜在手機那頭停頓了一下下，片刻後回答。「不是，每條路有不同的風景，至於風景美不美，值不值得人們用幾十年光陰奮力前行，取決於每個人的眼光和心態。」

「媽媽說，如果我沒考上醫學院，就不支付學費。」

宥靜知道接下來的話說出去，阿姨很可能認定自己是故意作對，如果心情不好也許還要和爸爸鬧，但是她心疼妹妹，也心疼過去的自己。

她撇除猶豫，說：「學費問題不必擔心，有姊姊在，姊姊投資妳。」

曾經，她也面臨同樣的困境，她的功課沒有宥慈好，因此爸爸標準略低，醫學院不在考量範圍，她的選擇只能是資訊工程。

那時父女倆吵得很凶，最後她哭著打電話向媽媽求救。

正在開會的媽媽匆匆結束會議，不到半個小時就氣勢洶洶殺到家裡，不跟爸爸、阿姨說半句話，直接衝進她屋裡打包行李，把她給接走。

從那天起，有專人上門輔導她申請學校的相關事宜，直至她拿到帕森斯設計學院的入學通知才搬回家中。

為這件事，直到上飛機爸爸都沒跟她講過半句話，不管她怎麼撒嬌耍賴都沒用，之後幾年裡都是媽媽全力負擔她的昂貴學費和生活費。

畢業後回台灣，媽媽和她深談後，無條件給她人力資源和金援，她的服裝品牌能有今天的發展，媽媽是最大的功臣。

所以她願意的，願意為宥慈做當年母親為自己做過的事。

宥靜的回答讓宥慈深受感動，哽咽道：「姊姊真好。」

「別想太多，趁年輕想做什麼就竭盡全力去做，追逐夢想是妳的權利。」

「嗯，姊姊，我到舞蹈教室了。」

「好好上課，下班後我去接妳。」

「好，姊姊再見。」

掛掉電話，宥慈翻轉壞心情，全身精力充沛，失落的臉龐掛上微笑，她用輕快的步伐走下捷運，嘴裡哼起天鵝湖音樂。

宥靜掛掉電話，看著手上的報表，考慮片刻後她發出一則 LINE 訊息，對於事業她必須謹慎，為了媽媽的支持，也為了證明給爸爸看，不是非要讀台清交成才是成功的保證。

發完訊息，拉開抽屜，宥靜拿出裡面的全家福，微微瞇起眼睛。

全家福有兩張，一張是七歲時拍的，裡面的成員有爸爸、媽媽和自己，另一張是十七歲時拍的，成員換了，有爸爸、阿姨、弟弟、兩個妹妹和自己。

前一張她賴在父母懷裡，那時她是爸爸媽媽的掌上明珠，注意力焦點。

第二張她站在後排邊緣，說被忽略是有點誇張，但新加入的家庭成員確實需要爸爸更多的照顧與關注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好像從爸媽離婚的那天起，她就努力長大並且學會獨立。

爸爸是大學教授，媽媽開化妝品公司，爸爸又帥又溫文儒雅，是那種會被年輕女學生暗戀的類型，媽媽美豔聰明、能力卓越、富有冒險精神，兩人都算得上人生勝利組，這樣的結合應該是人人羨慕的模範夫妻，可惜想像很美滿，現實很骨感——他們離婚了。

爸爸希望有個在家相夫教子，打掃庭院、準備三餐的傳統妻子，而媽媽盼望丈夫勤奮上進，對事業有十足的野心。

他們被彼此的優秀深深吸引，卻因為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導致分歧，相愛容易相處難，愛情在日常瑣碎中消磨殆盡，失去愛情這項潤滑劑的兩人婚姻很快出現狀況，再加上長輩的過度干涉，最終簽下離婚協議。

媽媽選擇淨身出戶，只要她的監護權，爸爸原本不願意，卻在爺爺奶奶的強力勸

說下點了頭。

但媽媽為了工作每天早出晚歸，她的三餐只有麵包佐牛奶，爸爸見她面黃肌瘦，功課一落千丈，於是兩人再度商議，最終她還是跟了爸爸。

爸爸的情況不會比媽媽好到哪裡去，他也要工作上班賺錢，幸運的是，爸爸出差時爺爺奶奶能夠提供支援。

為了照顧她，爸爸很快再婚了，家裡多出一個阿姨和俗稱拖油瓶的妹妹。

爸爸再婚的對象奶奶一樣不滿意，幸好阿姨生下龍鳳胎弟弟妹妹，奶奶心心念念的孫子終於出現，這讓奶奶對阿姨多了幾分包容。

照理說她和宥慈的角色應該是對立的，就算不對立，相差六歲的兩人也根本無法玩在一起。

但那時的宥慈軟軟小小的，非常可愛，她對新家庭、新爸爸感到不安，一天到晚跟在自己屁股後面，口口聲聲喊姊姊，面對一顆軟包子，心再硬都會融化。

很多年後宥靜自我分析，她想也許自己是先接納了宥慈，才接納阿姨。

宥慈原名蘇嘉慈，後來弟弟妹妹出生取名宥禹、宥昕，爸爸考慮她的心情，擔心她覺得自己不是家中的一分子才改名宥慈。

大學教授的薪水沒有想像中多，養四個孩子、分期付款買下坪數不大的公寓已經是爸爸竭盡全力的成果了。

眼看宥禹、宥昕一天天長大，不能再擠在同一間房裡，因此有能力負擔房貸的宥靜考慮買房，她覺得是時候搬出家裡了。

這幾天她看過不少房子，但是還沒找到喜歡的。

辦公室的玻璃門被輕敲兩下，她一眼認出門外的女人——是她的媽媽姚潤蓍。

姚潤蓍身穿 Armani 洋裝，手提 LV 新款包，腳踩 MiuMiu 高跟鞋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迷上這個牌子的，但這家的鞋子穿在腳上確實將她的雙腿襯托得更加筆直修長，玲瓏有致的身材、細膩的皮膚，怎麼看都不像五十歲。

相較之下，阿姨明明才四十歲，但站在媽媽身邊很明顯是個「姊姊」。

姚潤蓍笑咪咪地往沙發上一坐，問：「聽說妳想買房搬家？」

「對啊。」她把祕書剛送來的咖啡遞給媽媽。

姚潤蓍喝了一口，嫌棄地皺起眉頭，熱美式？年紀輕輕幹麼喝這種苦東西，怎麼也得是加了兩倍奶精的冰拿鐵啊。

「要不要搬過來跟我一起住，陪陪我？」

「媽開玩笑吧？妳從早到晚不見人影，妳是想我陪還是想找人看家。」

姚潤蓍挑眉，她心底清楚女兒不想和她同住，是因為不樂意看到他，她不懂，他性格 Nice，女兒的圓融大家也是有目共睹，這樣的兩人怎會相處不來？

離婚多年她始終沒再婚，也許是因為婚姻帶給她強烈的挫敗感，也許是因為自己始終沒有從那一段感情中走出來，所以她放棄對婚姻的所有想法。

只是她也會感覺寂寞啊，雖然身邊追求者眾多，雖然朋友多如過江之鯽，從不缺乏陪伴，但回到只有一個人的家裡還是會感覺孤單窘迫。

大概是心境老了吧，老到她開始盼望有個男人可以在床邊聽自己絮絮叨叨，訴說

一天下來的喜悅或者無聊心情。

「沒良心，虧我對妳這麼好，竟然要讓我當獨居老人。」她戳女兒一記。

「演得太假囉。」

「哪有，我是真心的。」

「好哦，我搬過去，但是必須先簽契約，媽媽得撐過半年，不能半途捧鈔票求我搬出去。」宥靜挑眉。

姚潤著苦笑，這種情況確實很有可能發生。

女兒堅持優質生活，要是兩人同居肯定會給她定下一大堆規範——不能喝酒、不能熬夜、不能上 PUB，十點之前回家、夜生活拜拜，三餐定時，早餐非吃不可……想到這裡，她心頭升起一陣惡寒。

「算了算了，妳買房的錢媽媽出。」姚潤著嫌棄地揮揮手。

宥靜從身後抱住媽媽，貼著她的臉撒嬌。

她崇拜爸爸，但性格嚴謹的爸爸和插在父女倆中間的繼母讓他們產生距離感，但她卻真真實實是媽媽的小棉襖，撒嬌討好、分享心事……女兒會對爸爸做的事，她家媽媽全包了。

「我家媽媽就是霸氣，天生的霸道女總裁，有這種媽媽我可以一出生就要廢，可惜我遺傳了媽媽的基因，也想努力獨立一把，所以買房的事我自己來吧。」

「公司賺錢啦？」

「嗯，還不錯，小賺一點點。」

姚潤著拍拍宥靜手臂，女兒的個性像她。「妳媽辛苦一輩子，累積的財富不給妳，難不成要給隔壁老王？」

「如果隔壁老王能對媽媽百分百的好，我舉雙手贊成。」

「妳不反對媽媽再嫁？」姚潤著訝異。

「當然，再嫁算什麼，如果媽媽再生，月子中心的錢我付。」

「算了，都這把年紀了，養孩子會送命的，媽有妳這個寶貝就夠了，不過最近我確實有再婚打算。」

「真的嗎？好突然。」之前媽媽還鼓吹她不要結婚，說婚姻限制女人太多。

「應該是年紀大了，對生活的安定開始出現想像和追求吧。」

「好啊好啊，以媽媽現在的實力，就算進入婚姻也沒有人敢剝奪媽媽的自由。」

「我也是這麼想的。」

「媽媽的對象是誰？陳叔叔嗎？」宥靜看好他。

陳叔叔開了家軟體公司，有點宅男，曾經也有段失敗的婚姻，但做人真誠，追求媽媽的手法雖然有點笨拙，卻可以看見他的真心實意。

「宥靜，妳覺得唐叔叔怎麼樣？」

唐紀何啊……眉頭條地攏起，宥靜輕咬下唇，眼神變得凝重。

唐紀何比媽媽大兩歲，是個過氣的偶像歌星，年輕時人見人愛，年紀大了還是優雅大叔，長年健身所以身材沒走樣，那身高貴的王子氣質依舊在，很有吸引女人的條件。

身為偶像，他的歌聲普普，光靠臉蛋和舞蹈走紅歌壇，但這樣的人注定無法成為長青樹，這些年他偶爾接演電視劇，但演技乏善可陳，久而久之找上門的導演也越來越少。

她很清楚兩人在一起的花費多數是媽媽支付，宥靜並不在乎那點金錢，只要他能帶給媽媽快樂，快樂本來就是一種消費，大到出國玩、買名牌貨，小到喝一杯咖啡、買一份甜點，用金錢換取快樂是很正常的活動，兩人交交朋友，一起享受人生沒什麼關係，但如果要結婚……她沉默低頭。

看著女兒的反應，姚潤著苦笑，她沒猜錯，女兒確實不喜歡唐紀何，雖然每次見面女兒都表現得客氣、有教養，但散發出來的疏離冷漠騙不了人。

「妳不喜歡唐叔叔？」

女兒是她唯一的親人，倘若再婚，她希望能夠得到女兒的祝福。

「是。」宥靜實話實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因為他的心不正？因為他身上濁氣太重？這種事要怎麼說，說了媽媽大概會覺得她有病。

她猶豫片刻後回答。「他的緋聞太多。」

「他是天生的明星，當然會惹來爛桃花。」

宥靜苦笑，爛桃花是惹來的還是他親手招來的，這點值得商榷。

唐紀何很有本事，知道女人的心理需求，和他在一起的女人都會感覺自己是公主、女王，值得被寵溺呵護，面對這樣的男人，女人哪有招架之力。

「我覺得他不真實，我不相信有這麼完美的男人。」除非是演出來的。

「他並不完美，但他很尊重女人。」

「唐叔叔確實長得好，會說話又溫柔善解，不管是五歲、五十歲或八十歲的女人，都期待被他喜歡，但媽媽是因為女強人性格發作，想爭取別人爭取不到的男人，還是真的那麼喜歡他？」

女兒的話，一口氣戳上姚潤著的心，她低聲輕笑，女兒確實了解自己。

對，她好勝，嫁給唐紀何很體面，可以讓她在前夫面前扳回面子。

見媽媽不回答，宥靜笑著轉移話題。「媽媽是顏控吧，當年因為爸爸太帥義無反顧地嫁了，這次又來不怕重蹈覆轍？」

「妳在教訓妳家老媽？」姚潤著掐女兒臉頰一把。

宥靜咯咯笑開。「我家沒有老媽，只有年輕貌美的嫩媽。」

母女相視而笑，玻璃門上又傳來輕叩聲，兩人轉頭，是唐紀何。

沒有聽到回應，他自動推開門。「不好意思，打擾了。」

「唐叔叔。」宥靜打過招呼後眉心迅速擰起。

姚潤著跟女兒解釋，「我們訂了餐廳，妳唐叔叔來接我。」

「宥靜要一起來嗎？聽潤著說妳喜歡泰國菜。」唐紀何熱情邀請。

連她的喜好都摸得一清二楚，這男人果真是……過度周到了。

「不了，今天晚上還要加班，你們去就好，玩得開心一點。」宥靜客氣拒絕。

再看一眼唐紀何身後，她走到辦公桌前，拉開抽屜從裡面拿出盒子，打開取出裡面的觀音玉雕，親自為媽媽戴上。「媽媽，把項鍊戴好，不可以拿下來。」

看一眼玉雕，姚潤著很想笑，卻還是把它收進衣服裡。

奇怪吧，女兒學時尚的，應該走在時代尖端，但她卻迷信得很。

「紀何，你坐一下，我去化妝間補妝。」

「好，妳慢慢來，時間還早，不急。」唐紀何邊說邊走到門口，幫姚潤著打開門。看著他的動作，宥靜眉毛鎖得更緊，這種體貼男人真的很討喜，難怪公司許多同事看見他都會特別熱忱親切。

偶像魅力無遠弗屆，不管他是不是過氣。

宥靜明白媽媽希望他們增進感情，但望著籠罩在唐紀何身上的濁氣……她半點都不想和他打交道。

在美國念大學時，宥靜出過一場車禍，在醫院醒來之後，她發現自己竟然看得見一些模糊的顏色，有的在人身上，有的不在人身上。

剛開始她確實嚇壞了，但時間久了也漸漸習慣，恐懼褪去，她累積出經驗，並且歸納出一些結論。

身上淺藍色光多的人，天性慈愛有靈性，就像宥慈的媽媽；身上有較多紅色光的喜歡刺激、精力充沛、好勝，比如她的媽媽；而舞蹈家、藝術家身上有較多的靛色光，宥慈就有這種光芒，這讓她認為支持妹妹是正確作法。

至於修行者、道行高或有大智慧的人身上金色、白光光芒很多，他們能夠敏感地感受到別人的痛苦。

而身上有黑色、灰色或者顏色汙濁之人，若不是負能量較重，心思陰暗，就是健康堪慮，正在走霉運。

唐紀何就是這類人，不怕他走霉運，怕的是他心思不正，壞想法隱藏在光明溫暖、開朗大氣的外表下。

而且幾天不見，今天的他身後竟有黑色氣體跟著，他這段時間去了哪裡？碰到什麼或者……招惹到什麼？

她見過這樣的黑霧，通常靠近都會感到極度的不舒服，嚴重時還會噁心想吐，因此每回遇見她都會下意識避開。

「唐叔叔要喝咖啡嗎？」

「謝謝，不必了。宥靜，我想和妳談談？」他走到辦公桌前，瀟灑地往她桌邊一靠。

宥靜在心底微嘆，連忙繞到辦公桌另一邊與他拉開距離。「唐叔叔請說。」

這個動作讓唐紀何認定是排斥，這令他有幾分沮喪。「我想跟妳母親求婚，妳同意嗎？」

所以不是媽媽單方面的想法，他們之間已經有了初步共識？

宥靜沒有正面回答，只說：「我希望她得到幸福。」

「妳不反對潤著再婚？」

「不反對，但我希望媽媽嫁給能帶給她幸福的人。」她真心不認為唐紀何能夠做

得到。

「我會的，我們已經交往半年，相處融洽、心靈契合，我認為我們是彼此最適合的人。」

「結婚是大事，唐叔叔和媽媽都應該慎重考慮。」

「我們的年紀已經不小，不希望把太多的時間花在猶豫上。」

「我倒是覺得結婚不重要，只要你們能帶給彼此快樂，不差一張證書。」

唐紀何擰起眉心，這意思就是不同意？

他吶吶道：「再婚對潤著而言是個重大決定，妳是潤著最疼愛的人，她愛妳、重視妳，希望能得到妳的認同與祝福，如果妳也在乎潤著，是不是該支持她的決定？」
宥靜微笑，這話是想要親情綁架嗎？

對不起，就算要綁架，也得媽媽親自動手，而不是他這個第三者來繫繩子。

「叔叔先坐一下，我還要忙。」她說完拿起市內電話，按下幾個鍵。「張祕書，進來一下。」

唐紀何親切溫暖的笑容凝住，知道這擺明是不想再談的意思，他搖頭輕嘆，沒有堅持，從容一笑，「我去找妳媽媽。」

他轉身離開，身後的黑霧也跟著飄散。

宥靜思忖片刻，沒說話，低頭繼續工作。

宥靜的服裝公司位於辦公大樓的七樓，公用廁所設在安全樓梯旁邊。

唐紀何是個自持穩重、善於控制情緒的男人，對於宥靜的拒絕心裡當然不舒服，卻沒有表現出來。

他告訴自己，無妨，宥靜的問題很快就能夠解決，他更需要的是得到姚潤著的認同，是不是該策劃一場浪漫求婚，給她一個出其不意的驚喜？

他邊走邊想，在腦中做計畫的同時，發現身後有人走近。

「篤、篤、篤……」那是鞋子踩上地面的聲響。

根據他的經驗，對方穿的不是平底鞋或球鞋，但是也不太像高跟鞋，聲音有點低、有點沉重，好像接觸地面的只有鞋子的一小部分。

什麼樣的鞋子會製造出這種聲音？

還沒轉頭，他先聞到一陣香氣，那是熟悉的香奈兒梔子花香水，他很喜歡這個味道，總是拿它來討好想要追求的女人，至於追求成功與否，只要在下次見面時聞聞女人身上是不是這股香氣，就可以確定對方對自己上不上心。

這時頭頂的電燈暗下，唐紀何停下腳步，抬頭往上看，心想是電燈壞掉了嗎？

他才剛這麼想，緊接著長長的走廊上從近處到遠方，燈一盞一盞熄滅。

唐紀何皺眉，怎麼會這樣？

香水味越來越濃，從他的鼻孔、耳朵還有微張的嘴巴鑽進身體裡，甜甜的香氣竄入他的氣管和肺葉，流進他的血管腦漿，恍惚間，他身體的所有知覺通通停擺，他感受不到外界，只能感受到梔子花香。

然而下一刻香氣轉換，從甜香慢慢轉變成帶著血腥的氣味，刺鼻的腥臭又一點一點變為噁心的腐臭氣味，那種臭讓人頭昏腦脹，胸口陣陣作嘔，很想吐……

唐紀何撫著胸口彎下腰，不停乾嘔，嘔得撕心裂肺，正覺得肚子裡的五臟六腑都快吐出來時，遠處幾盞電燈亮起，這讓他看清楚自己吐出來的東西。

那是一灘紅紅的、軟軟的……肉泥，裡頭有許多白色的小蟲蠕動著。

唐紀何嚇得接連退後，直到背貼靠到牆壁上的長鏡，遠遠離開那灘嘔吐物後，他站直身子，握起拳頭一再敲擊胸口。

「篤篤篤……」腳步聲越靠越近。

唐紀何猛然側身往後看，但他身後是一片無止無盡的黑暗，微弱的燈光照在甬道上，他瞇緊雙眼，試圖看清楚黑暗中有沒有人走來，但是並沒有。

沒有人，但腳步聲卻逐漸清晰。

來了，走到自己身後了……聲音靠得很近，幾乎就在耳邊，寒涼氣息籠罩全身，他很確定有人貼著自己，但是放眼所及沒有半個人。

黏糊的感覺貼上他的臉，唐紀何直覺去摸，卻沒有東西，他心底狐疑，手掌貼著臉龐慢慢滑下……他的臉頰被抓下來了？

他攤開掌心一看，那是塊軟軟黏黏、不斷滲出鮮血的爛肉。

唐紀何嚇得猛地轉身，對上身後的鏡子，天，他的左臉凹了一塊，肌肉不見了，灰白的骨頭透了出來！

他嚇得一甩手，把掌中的肉塊丟掉，但是更可怕的事情出現了，他的臉上有白色的蛆蟲鑽進鑽出，啃噬著他的臉頰，他幾乎可以聽見蟲子吞食的聲音。

唐紀何伸手拍開蟲子，但同時他的肉也一起被拍掉，臉上的肉越來越少、骨頭越來越清晰，兩顆沒有眼皮覆蓋的眼珠子快速轉動，彷彿下一刻就要跳出眼眶。

他心臟揪緊，瞳孔緊縮，全身發抖著放聲大叫，冷汗從額頭滲出，他眼睜睜看著手從掌心處開始腐爛，一寸寸朝四周擴散，沒有絲毫疼痛的感覺，但屍臭味不斷入侵嗅覺。

他的指頭變得焦黑，一個不小心食指就掉到地板上，緊接著中指、無名指、小指……一根根掉落。

唐紀何想要喊救命，但是聲音卡在喉嚨發不出來，倏地在一陣尖銳的刺痛中，他的手掌掉到地上，像白色的蛆蟲般慢慢爬到嘔吐物中。

這時眼前閃過一個東西，他抬頭看向天花板，無數肉屑夾雜著毛髮、碎骨從空中掉下，鋪滿整條走廊，他嚇得全身發軟，掙扎著想要逃跑，卻有一塊長長的黑紗迎面飄過來，蒙住他的臉，一圈圈將他裹起來，慢慢圈緊，他彷彿變成了木乃伊，無法動彈更無法出聲。

漸漸地，唐紀何不動了，他全身僵硬，雙眼直愣愣看向前方，臉上不帶絲毫表情，像木偶般頻頻點頭，像在回答誰的問話似的。

「想我嗎……愛我嗎……要我嗎……」

唐紀何頭點一下、點兩下、點三下……隨著他不斷點頭，黑紗鬆開兩分，他猛地倒抽氣，又能呼吸了。

從黑紗的縫隙中伸出手，好像有人在前方牽他，唐紀何嘴角向上勾著，雙眼迷濛，緩緩移動腳步往前走，臉上寫滿幸福。

他走到樓梯旁，兩腳站在台階邊緣，上半身慢慢往前傾斜，眼看就要摔下樓梯——剛從化妝間出來的姚潤若看見這個場面，尖叫著衝到他身邊。

而那團黑色的迷霧在她靠近那刻迅速退散……

宥慈望著鏡中的自己，她不是個自信的女孩。

她對爸爸的記憶已經非常模糊，只記得他的皮帶抽在身上超痛的，每次爸爸喝醉就會罵她們雜種、賤女人，還會打得她和媽媽死去活來，最嚴重那次她被送進急診室，也是那時媽媽痛定思痛，決定離婚。

宥慈從小到大都留瀏海，不為修飾臉型，而是想掩蓋傷疤。

長大後聊到爸爸，媽媽還是會忍不住痛哭，「那時妳那麼小，卻在急診室裡面哭著問我為什麼不離婚。」

那時她根本不曉得離婚代表什麼，只知道離婚後她和媽媽就不會再挨打。

但來不及等媽媽提離婚，爸爸酒後開車把自己撞死了，天曉得她有多感激那場車禍帶走爸爸，讓他再也無法傷害自己和媽媽。

失去賺錢養家的父親，生活頓時窘迫，在朋友的介紹下，媽媽嫁給繼父。

繼父非常好，是個溫柔的好男人，他看著佝僂著背、自卑到連抬頭挺胸都不敢的她，說：「讓妹妹學芭蕾吧，學芭蕾的孩子有自信。」

媽媽反對，但繼父堅持，現在看起來這個理論是正確的，至少現在的她敢抬頭挺胸，對著鏡中盡情展現舞姿。

繼父和姊姊對她很好，但媽媽經常告訴她，她是拖油瓶，要更懂事點，不能讓繼父和姊姊討厭。

宥慈牢牢记住媽媽的話，她乖巧聽話並且勤奮上進，想讓繼父和姊姊喜歡自己，她從小就幫忙做家事，照顧弟弟妹妹，她在學校當班長、考第一名，爭取當模範生。

她身上有數不清的優點，但她依舊是拖油瓶。

雙胞胎弟妹出生後，她鼓起勇氣問繼父，「我可不可以改名字，改一個和姊姊弟弟妹妹一樣有『宥』的名字？」

繼父揉揉她的頭髮，把她抱在膝蓋上說：「當然可以，妳是我的女兒啊。」

然後，她不只改名字也改了姓氏——蔣宥慈。

她太喜歡這個名字了，那夜抱著棉被在床上滾來滾去，興奮得睡不著，終於成為蔣家的一分子讓她幸福且快樂。

但卻也是因為這樣的幸福，讓她陷入濃濃的罪惡感之中，她一心想朝專業舞者的方向努力，卻又因為媽媽和繼父的失望感到抱歉。

繼父曾經對她說：「以後叔叔和媽媽老了，身體就要靠妳照顧囉。」

「宥慈，妳在想什麼？」董老師的聲音喚回她的專注。

搖搖頭，宥慈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修正動作。

「Attitude……肩膀放下……」董老師走到她身邊，輕輕地點她的肩膀。

深吸氣，對著鏡子拉長脖子，宥慈專心隨著音樂舞動身體，她對鏡中的自己著迷，運用每寸肌肉把每個動作做到最完美，汗水從毛細孔裡泌出。

不只是她，教室裡其餘梳包頭、穿硬鞋的女孩們都隨著激情的音樂做出高強度動作，她們用生命盡情舞動青春。

「Tour fouetté，很好……跟上節奏，再快一點，很好，再來……」

隨著董老師的口令，眾人整齊劃一地做出同樣動作，沒有人喊苦喊累，她們提著一口氣，竭盡所能地在舞蹈中光亮璀璨。

音樂結束，展臂、屈膝、優雅低頭，再抬頭時，長長的脖子、挺直的背脊，小天鵝們優雅謝幕。

董老師回給同學們一個優美敬禮後，拍拍手道：「今天大家的表現都很好，謝謝大家，下次上課要開始排練成果展，在家裡有空的話就多做練習。」

「好，謝謝老師、老師再見。」

同學們收拾包包，擦掉汗水，套上外衫，一個個走出教室。

董老師來到宥慈身邊，看著她大口大口喝水，眼底有掩不住的笑意，那是對舞蹈的熱愛。

「爸爸媽媽那邊溝通得怎樣？」她關心問道，這孩子相當有天分，如果有機會，她希望宥慈能出國深造。

但即使心裡這樣想，她也能理解家長的心態，畢竟對不少人來說，當醫生絕對比當舞者更受尊重，更有前途。

現實擺在眼前，舞蹈家這條路太辛苦，成功率太低。

「媽媽還是希望我讀醫。」宥慈滿臉無奈，雖然有姊姊的支持，但她不認為自己有足夠的勇氣和媽媽對抗到底。

董老師理解，哪個成績好的學生不以醫學院作目標來證明自己的成功，她只是打心底感到惋惜。

「我想，也許我能夠邊念書邊跳舞。」宥慈想盡辦法安慰自己。

董老師微笑，沒有反駁，但她知道宥慈心裡很清楚，想要成為專業舞者，背後需要付出多少時間與精力，而醫生的養成又比其他專業更艱辛。

「現在什麼都別想，先準備考級，希望能順利過關。」董老師拍拍她的肩。

「好，老師，我想再練一下舞，姊姊在開會，要一會兒才能來接我。」

「沒問題，我還沒下班，有事的話老師在外面。」

「謝謝老師。」

董老師走出教室，剛套好衣服的阿姿、幼幼和曉玲走過來，她們一左一右攀上宥慈肩膀。

「我們要去電影，要不要一起？」

「不行，我姊要來接我。」

「每次約妳都很難欸，妳不想跟我們混厚？」幼幼手肘輕撞宥慈。

「沒有啦，我姊姊工作超忙，好不容易能夠約上。」

最重要的是，沒有姊姊她不敢回家，不敢面對媽媽蓄積一整天的怒火。

「打電話給姊姊，讓她等我們看完電影再來接妳。」

「對不起，這次真的不行。」宥慈合掌，滿臉為難。「下一次吧，要不然……星期六？星期六比較有空，看完電影我們還可以去吃飯逛街。」

「星期六我們已經約好要出去玩了。」好脾氣的曉玲笑眼瞇瞇回答。

「去哪裡？」

「幹麼問？妳一定不會參加的啦。」阿姿擠擠鼻子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兩天一夜啊，妳是乖寶寶，才不會參加。」

大家都知道宥慈的媽媽很嚴格，什麼都要管，什麼都要控制。

「兩天一夜？好好哦，妳們要去哪裡？」宥慈好奇極了。

「露營，我們要去山上搭帳篷，曉玲媽媽要開車送我們上去，隔天再接我們回家。」幼幼回答。

「在山上過夜哦，會不會很恐怖？」

「妳在想什麼啦，又不是去原始森林。」曉玲睨她一眼。

「不然呢？」

「是曉玲家的別墅啦，別墅外面有一個大院子，我們打算在院子裡搭帳篷，再買一堆好吃的，烤肉、看星星、說笑話。」幼幼想到這裡就超興奮。

「對，很安全。那裡是別墅區，有好幾十戶人家，妳不要想像成荒郊野嶺。」曉玲解釋。

「怎樣？有沒有心動？車子還可以坐一個人哦，要不要叛逆一下，讓妳媽感受一下乖寶寶變壞？」阿姿小邪惡地挑挑眉。

叛逆嗎？如果最後的最後還是選擇醫學院，那麼她是不是該為自己叛逆一回？

想了半天，宥慈深吸口氣，鄭重點頭。「好，妳們約在哪裡，我去跟妳們會合。」

「真假？太好了！」幼幼高興的一把將宥慈抱起來轉圈圈。

「萬歲、萬歲！」阿姿樂得繞圈平轉一周。

「我要準備什麼？」

「肉、麵、菜那些我媽媽會準備，妳準備零食就好，對了，我記得妳有遙遠鏡，也帶過來，說不定可以看流星。」

「沒問題。幼幼，妳把小海螺帶過來，我們在夜空底下跳舞，一定浪漫死了。」宥慈笑著說。

「好的，我們都把硬鞋和衣服帶過去，阿姿的手機最好，我們錄影。」

「可以，我順便把三角架帶過去。」

「這兩天如果還想到什麼點子就寫在群組裡面。」曉玲說。

「OK！」伸手擊掌後，三人陸續離開教室。

朋友都走了，宥慈把包包挪到鏡子前，從背包裡面找出手機，宥靜傳了訊息：姊姊要再半個小時之後才能到。

她送出 OK 貼圖，宥靜回了一張親吻的愛心笑臉。

宥慈從手機裡點出音樂，她對著鏡子深吸氣，自信地微微一笑，伸直脖子開始轉圈，享受著飛舞的幸福感。

宥慈熱愛舞蹈，在舞蹈中她彷彿化身自由自在的小精靈，可以隨心所欲奔赴夢想國度，不需要小心翼翼，不需要害怕被指責傷害，不需要看人臉色，不需要討好巴結，她只需要做自己。

隨著音樂，翩然起舞的她雀躍、快樂、幸福，這才是她，真真正正的蔣宥慈。

舞著、笑著，她的人生在舞蹈中變得完美，在汗水中證明價值，她想要這樣永不停歇地跳下去……

音樂結束，她停下腳步，喘息不定地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容光煥發的她美麗極了，宥慈迷戀上這樣的自己。

看一眼手機，姊說再十分鐘就到，她又回了一張貼圖，拿出毛巾擦掉汗水，大口大口喝水，她背對鏡子坐在地板上，一一回覆 LINE 訊息，卻在看見媽媽的留言時手指暫停。

想了片刻之後，她深吸口氣、點開。

媽媽：妳非要這麼自私自利？妳不知道叔叔對妳有多高的期待？你們非親非故，可他把妳當成親生女兒養大，不求別的，只求妳好好考個醫學院，連這個都不能答應？

她握緊拳頭，猶豫很久，顫巍巍地打下一行字。

宥慈：當年姊姊沒順從叔叔的期待，但現在她的表現讓叔叔很驕傲。

這條訊息立刻已讀。

媽媽：宥靜是他親生的，妳是嗎？妳憑什麼跟宥靜比？

一句話迅速把她打回原形，宥慈曲起雙膝，把頭埋進膝蓋裡，她真的好希望自己是叔叔的親生女兒……

她哭了，但她倔強地抹去淚水，吸乾鼻子，抬手打下回覆。

宥慈：放心，我會好好念書。

關掉手機，哭得肩膀一抖一抖，她咬緊下唇，用盡力氣說服自己：我會好的，我會沒事的，就算不跳舞我也會好好的……

突然，鏡子裡的「蔣宥慈」站起來，轉過身低頭看著在地上哭泣的宥慈，平和溫柔的五官漸漸變得猙獰可怖。

宥慈毫無所覺，她粗魯地拿毛巾抹掉滿臉淚水，手機傳來訊息提示聲，是姊姊傳訊息說她快到了。

宥慈轉到鏡子前收拾背包，卻發現鏡子裡的自己沒有坐在地上，而是站立著？

心頭一顫，她禁不起好奇心驅使，頭順著自己的腳一寸寸往上抬，硬鞋、芭蕾襪、一片裙、黑色舞衣、胸口、鎖骨、肩膀……

在對上自己那張充滿憤怒的臉龐時，她尖叫出聲，朝門邊狂奔而去，但是就在她快摸到門框時，門用力關上！

宥慈嚇得轉身，眼睜睜看著鏡子裡的自己走出來，一圈一圈轉到她面前。

砰的一聲，關起來的窗戶被不明力量一扇接一扇打開，冷風從外頭灌進來，剛運動完的宥慈滿身大汗，明明很熱的，現在卻凍得全身發抖。

宥慈牙齒打顫，臉頰失去血色，轉眼教室裡一片白茫茫，彷彿下雪一般。

宥慈已經靠在門邊，沒有地方可退，尖銳的寒冷讓她身子癱軟，失去逃跑的力氣，她只能一縮再縮，把身體蜷縮起來。

「蔣宥慈」終於來到她面前，冷冽雙眼直勾勾地盯住她，嘴角露出冷笑。

宥慈很清楚，眼前這位有跟她一樣的眉眼鼻唇、一樣的身材體型，但那不是她，她做不出這種陰狠嚴肅的表情。

她想逃，卻發現控制不了自己的身體，她想尖叫，張口卻發不出半點聲音。

這時「蔣宥慈」優雅地抬起手臂，手指朝宥慈的額頭點去，指甲不斷變長，直到指甲接觸到她額頭那刻，尖銳的刺痛感鑽入腦海，像一把斧頭劈開她的腦袋。

宥慈痛得想哭，但依舊發不出聲音，只有淚水汨汨從眼眶淌下。

她的髮圈斷掉，及腰長髮散落，與此同時「蔣宥慈」的髮圈也斷掉，頭髮卻不是披散在身後，而是不停地扭曲、旋轉著朝宥慈貼近，在碰上她身體那刻像尖銳的針般戳進她的身體裡。

轉眼間，她變成提線木偶，強行從門邊被拉回鏡子前。

宥慈嚇瘋了，就算喊不出聲音，她還是用盡全力尖叫，瘋狂地想掙脫禁錮，但是每個掙扎都讓她痛到冷汗直流。

拔掉電線的音響在此刻發出樂音，那是天鵝湖的音樂。

激動熱烈的樂聲響起，黑髮綁架她，逼迫她舞出黑天鵝的三十二揮鞭轉。

不行啊，這動作太難，她根本辦不到！宥慈哭著哀求。

但「蔣宥慈」不理會，宥慈依舊不受控地旋轉著，從頭頂、身體、四肢到腳底板，她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疼痛，每一處細胞都在哀號。

大跳躍、旋轉、舉腳踢腿……被控制的身體完成了每個她能力不及的動作。

終於，音樂停止，宥慈重重摔倒在地，她害怕死了，撐著滿身疼痛衝到門邊，用力拍打木門，放聲大喊——

「救命，董老師、姊姊……救我——」